

鄭用錫的未完成之旅 認祖歸宗與祖先崇祀的差異—— 台灣與中國

鄭炯輝

壹、前言

本族（浯江）歷史始於懷仁妣陳氏奉懷仁母何氏神主遷居金門，遷居金門年代未詳。由於懷仁父親名諱生卒資料失傳，何氏神主葬地記載「漳州大湖潭上」成為金門以前唯一的記錄。鄭崇和自金門遷台後，往往以無家譜不知金門以前為憾，嘉慶壬戌7年（1802）秋，寄信囑尚在金門的崇聰、文瑞父子抵漳¹搜尋舊譜企圖溯源金門以前。然而，抄錄所得的《舊譜》卻遭到用錫指出與本族「緒端莫接²」無法上溯。雖然如此，用錫仍然希望利用鄉試機會³，計畫在漳州大湖搜尋何氏墳塋之後返鄉途中順道抵漳，再次詳察《舊譜》與本族的關連性。何氏墳塋歷經用錫「兩渡尋覓莫知所在⁴」；《舊譜》部分則未有任何明確的訊息。

文瑞派下（功）爵三女麗華雖已出嫁但仍以鄭姓宗親名義遊走兩岸，2014年告知父親：「中國東坑宣稱有後人鄭用錫為開台進士，希望能與在台的鄭用錫後人家族交流…」。不知道中國東坑究竟握有那些資料得以宣告鄭用錫為後人，祭祀公業特地為此組團赴中國東坑探究竟，參訪行程包括東坑「思親堂」以及祠堂「弼興堂」。

這是一趟尋根不成但收穫豐富的旅行，此行意外的解開本族家譜謎團，確認鄭用錫於《本族譜序》指稱的《舊譜》就是《東坑鄭氏譜》，也就是確認本

1 清朝時，漳州府府治為龍溪縣（今漳州市），轄有龍溪縣（今漳州市）、漳浦縣、南靖縣、長泰縣、平和縣、詔安縣、海澄縣（以上均與今同）共7縣；雲霄廳（今雲霄縣）1散廳。

2 指兩頭不相接。「緒」指事物的開端；「端」指事物的起始，也有事物的兩頭之意。《本族譜序》鄭用錫，《浯江鄭氏家乘》頁六，《浯江鄭氏家乘》以下簡稱《家乘》。

3 鄭用錫分別於嘉慶丙子21年（1816）及嘉慶戊寅23年（1818）參與鄉試。

4 《浯江鄭氏家譜序》，鄭用鑑，以下簡稱用鑑《家譜序》，《家乘》頁七。

族與東坑鄭氏不相接；此外，也見證了不同的認祖歸宗與祖先崇祀道門，特為文記錄。

貳、《漳浦本支譜》 - 本族家譜謎團

本族尋根的目標非常清楚簡單，就是尋找懷仁的父親。現在使用DNA鑑定或司法途徑解決認祖歸宗的疑問，但是在古代就只能依靠「家譜」尋根。本族家譜《浯江鄭氏家乘》是現存最早的版本，係由鄭如蘭委託鄭鵬雲整合用錫與用鑑先後完成的家譜增訂編撰而成⁵。家譜封面記「癸丑（1913大正二年）仲夏之月」，因此又稱為《癸丑浯江鄭氏家乘》或簡稱《癸丑家乘》、《家乘》。⁶

用錫於《本族譜序》指出崇聰、文瑞父子於嘉慶壬戌7年（1802）秋「抵漳搜尋舊譜，漳之宗親亦體諒惓惓，至意奉與抄錄。」顯示本族當時就抄錄有漳之《舊譜》。然而，用錫發現其與本族「緒端莫接」但未敘明是誰的家譜。

《家乘》登錄有八篇序文，除了用錫的《本族譜序》與用鑑《浯江鄭氏家譜序》、《浯江鄭氏族譜世系錄⁷》之外，林開暮、李景驥、陳望林等三篇《浯江鄭氏族譜序》是在鄭鵬雲接受委託編譜時期收錄的⁸。至於康熙時期樊澤達、徐上的《漳浦本支譜序》是誰的家譜序文⁹？被用錫指稱為「緒端莫接」的《舊譜》是否就是《漳浦本支譜》？用錫與用鑑兩人都沒有明言，只以「抵漳搜尋舊譜」或「漳浦族人贖譜赴浯考核」簡單帶過，加上不清楚序文裡面記載的傳說，疑問就成為迷團。

綜合樊澤達、徐上兩篇序文的內容，該譜的作者名叫「伯言」。因為序文

5 《浯江鄭氏家乘題跋》，鄭鵬雲，《家乘》頁壹百七十四。

6 正確的製版印刷時間待確認。《家乘題跋》記光緒辛丑27年（1901）；《家乘發凡》記大正癸亥12年（1923）；比對世系錄登錄有「現年xx歲」可以回推當時的採訪年代者，顯示資料大都落在癸丑年（1913）。

7 《浯江鄭氏族譜世系錄》，鄭用鑑。以下簡稱用鑑《世系錄序文》，《家乘》頁六十。

8 林開暮，又名林開暮，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進士二甲7名；李景驥，福建省福州府侯官縣人，乙未科進士二甲84名；陳望林，福建省福州府侯官縣人，乙未科進士二甲32名。《浯江鄭氏家乘》頁三、四、五。

9 兩人序文分別簡稱樊澤達《序文》與徐上《序文》。樊澤達，康熙乙丑24年（1685）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徐上，康熙癸丑12年（1673）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家乘》頁一、二。

是收錄於本族《家乘》內，「伯言」應該是「鄭伯言」而非鼎鼎大名大敗蜀漢劉備的「陸遜（伯言）」。然而「鄭伯言」是誰？又如何關連至時間遠達一千五百多年前的鄭康成（鄭玄）¹⁰？相關人名、事蹟不清楚導致對這兩篇序文無法理解，也不知道為何被收錄於《家乘》的原因。

Part 1：2014尋根之旅

用鑑《世系錄序文》述說本族世系源流「彰彰可考者始自懷仁祖妣移住金門」。鄭氏家廟神龕前神桌左方石柱「歷有唐入閩以來 綿綿延延 溯源總歸一本」是入閩始祖推論模糊的藝術；右方石柱「由昭代遷浯而後 繩繩繼繼¹¹ 行派又見分支」則是遷居金門以後，血脈相連清楚可考的事實。

參、東坑社 - 鄭克永 - 祖厝 - 石碑

東坑社地處福建漳州市漳浦縣長橋鎮割后村東坑毛頂山下，位處漳浦縣治之北、漳州市治之南，鄭姓人口數於2013年冬時為467人¹²。2014年12月2日飛廈門，12月4日晚抵達漳州市，全團先與東坑代表鄭志輝先生、曾任《滎陽鄭氏漳州譜》總編輯的鄭惠聰先生等人聚會交換意見。

東坑社為鄭姓人士聚落，係由鄰近的石壁社分衍而來¹³，自認與石壁社同為「鄭子弼」的後裔。東坑社是一個離群被孤立的口袋型社區，進出僅靠一條小路。12月5日早上由鄭惠聰先生陪同搭乘巴士前往東坑，離開市區後立即感覺到土地貧瘠，沿途人車稀少，農業時代必然是個不易謀生之地。大約1個鐘頭之後，到達一個寫有歡迎鄭氏宗親充氣拱門的路口，就是到了東坑鄭姓人士的聚落。由東坑現有的混泥土道路進入，立即看到一座有如十八尖山的小山，就是當地人士所稱的毛頂山（圖1）。初始馬路大約5米寬，兩旁都是現代水泥房，沒多久道路就變窄，隨即可以看到一座相當寬廣但已傾頹殘破不堪

10 鄭玄（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省高密市）人，東漢經學家。樊澤達《序文》稱「閩之清漳鄭氏其康成苗裔歟」。《家乘》頁一。

11 古時家譜世代之間以紅繩連貫，代表血脈相連繼繼。

12 《漳浦鄭氏會刊》頁31。漳浦縣鄭姓宗親聯誼會出版，2013年12月底出版，東坑社提供。

13 《鄭用錫家族及生平》第5頁，鄭惠聰。

的古宅，此即擔任二十多年村長、支部書記的東坑社耆老鄭漢國口中的「鄭氏祖厝¹⁴」（圖2）。這一座古宅將要被改建，設計圖就公告於門邊也已經被命名為「思親堂」，未來的外型結構與現狀完全不同（圖3）。廣場上立有一石碑，依碑文的記載是由自稱第十代孫的鄭克永立於康熙辛丑60年（1721），圖4。



圖1：由此路進出東坑弼興堂，前方就是毛頂山（涂夢龍先生攝影）



圖2：民宅格局的東坑鄭氏祖厝（翻拍自《漳浦鄭氏會刊》）



圖3：東坑鄭氏祖厝重建規劃草圖，尚未興建但已命名為《思親堂》（涂夢龍先生攝影）



圖4：東坑鄭氏祖厝前「鄭克永碑」（涂夢龍先生攝影）

肆、東坑家譜 = 漳浦本支譜

東坑社沒有「鄭克永碑」拓片，現場辨識石碑字句非常困難。回台後將石碑相片放大逐字解讀，雖然無法得到完整的碑文，但是關鍵的文句已足夠解釋《漳浦本支譜序》的內容（圖5、6）。由清楚可以正確辨識的文句說明該碑文是在訴說「克永受祖宗庇蔭，不敢忘本…建宗祠置烝田春祀秋嘗…俎豆千秋萬世。」

14 《鄭用錫家族及生平》第5頁，鄭惠聰。



圖5：鄭克永碑（涂夢龍先生攝影）



圖6：鄭克永碑文（鄭炯輝整理）

碑文刻有鄭克永幼年時與其父的經歷：「克永方弱齡時，從先大人宦遊西蜀」比對樊澤達《序文》「吾友伯言，先年移駐入蜀…其先代雖以軍功顯宦，而伯言亦以邊勳膺厚秩」；徐上《序文》「吾郡衛守鄭公以詩書起家…其尊人胤紫先生從戎有功，國初（清）移駐四川實閩漳祖也。」可以確認「伯言就是鄭克永，父為鄭胤紫」¹⁵。

由上述文字解析：「宦遊、軍功」顯示鄭胤紫是位武官，應屬「綠營兵」¹⁶；「國初移駐四川」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平定當時（明末清初）在四川的張獻忠之亂；「實閩漳祖也」說明鄭胤紫原籍福建省漳浦縣。徐上《序文》清楚指出鄭克永修譜的時程與當時的經歷：康熙甲申43年（1704）返鄉收集資

15 鄭惠聰文《關於台灣新竹市鄭氏源流與福建漳浦縣東坑鄭氏的源流》有相同的說法，但不知道其出處。

16 滿清的興起是倚靠它強大的八旗軍力。到了滿清入關後，為了加強對領土的有效統治，清政府招降明軍、招募漢人組織軍隊，以綠旗為標誌、以營為單位，所以稱為「綠營兵」，是獨立於八旗外的清朝正規軍。

料（歸省祖域集父老訪舊聞¹⁷），這個時候在四川的鄭克永被徐上稱呼為「衛守¹⁸」，屬四川嘉定直隸州¹⁹；康熙辛卯50年（1711）春，移防至廣東潮州府（辛卯春，公奉令來守潮衛），徐上就是在這個時候為其家譜作序（出其族譜見示，徵余為序²⁰），此時距張獻忠兵敗身亡的順治3年（1646）已經有65年了；次年再由樊澤達作序²¹，因此這兩篇序文都是在廣東潮州府作成的。鄭克永康熙辛丑60年（1721）於東坑自宅立碑時，應該是年約八十的老者。

鄭克永所作之譜，若單只包括東坑鄭姓聚落人士，應該被稱呼為「東坑鄭氏家譜」。依據徐上與樊澤達兩位進士的序文名稱，此譜被冠以「漳浦」之名是為《漳浦本支譜》²²，涵蓋東坑鄭氏是屬必然，至於是否還包含其他漳浦地區鄭氏，現無資料可考。

伍、漳浦本支譜＝舊譜＝本族不相接（緒端莫接）

家譜序文是家譜的一部分，本族家譜《浯江鄭氏家乘》收錄有樊澤達、徐上兩篇序文代表本族獲得有《漳浦本支譜》。比對用錫《本族譜序》與用鑑《家譜序》內容，顯示本族在用錫鄉試之前便已取得鄭克永《漳浦本支譜》，但是用錫發現與本族不相接，致有「緒端莫接」之語。用錫與用鑑兩篇序文雖然沒有押日期，但仍然可以由內文看出成文的時間。鄭用錫《本族譜序》文中有「俟後赴省鄉闈回浯抵漳查考其詳未晚也」之語，代表《本族譜序》成文時間最晚應該是在用錫第一次鄉試嘉慶丙子21年（1816）之前；至於用鑑《家譜序》，內文有「昔年功兄用錫兩渡尋覓莫知所在」之語，可以確認成文時間是在用錫第二次鄉試之後。換句話說，用錫是記錄尋根之前本族所有獲得的資

17 《家乘》頁二，徐上。

18 「衛守」應該只是徐上的用詞，當時無此職官頭銜。清朝綠營編為標、協、營及汛。士兵為世兵制，父死則子繼，由漢人統帥。綠營的官階大致上依照明朝的制度，由高至低分別為提督(省/標)、總兵(鎮)、副將(協)、參將(營)、游擊、都司、守備(地方)、千總(駐點)、把總。

19 清代山海關以內、長城以南的漢族地區被稱為「漢地」、「關內」或「內地」。漢地的行政區劃承襲明代「省-府(州)-縣」的層級體制。一級政區為布政使司，通稱「行省」或「省」。二級政區為府、直隸州。縣為三級政區。直隸州領有縣，但由府管轄的「散州」、「屬州」不再領縣。

20 《家乘》頁二，徐上。

21 《家乘》頁一，樊澤達。

22 《漳浦本支譜》以下簡稱鄭克永譜。

訊，用鑑寫的是用錫二次尋根的結果。同時，這兩篇序文也是當時族人共同努力為了尋根的記錄。

一、本族家譜1.0

由《本族譜序》可以看出：嘉慶壬戌（1802）至嘉慶丙子（1816）這一段14年的期間內，本族從沒有家譜、不知移住金門以前歷史，歷經「抄錄舊譜」、和漳之宗親有交流、也有「鄭子弼分衍」之說；然而，當用錫企圖補足「第是世族繁衍由我高祖（懷仁）而來者，譜缺有間矣」開始修譜時，卻發現本族與《舊譜》互不相接，無法溯源金門以前。《舊譜》指的是崇聰、文瑞父子兩人「抵漳搜尋舊譜，漳之宗親亦體諒惓惓，至意奉與抄錄」所得。對照本族家譜登錄有《漳浦本支譜》序文，卻完全未見金門以前世系，顯示《漳浦本支譜》就是被抄錄、同時也是被指為緒端莫接的《舊譜》。

子弼傳說於《本族譜序》佔有相當大的篇幅而且清楚明確：「余家分派仙遊，子弼公遷居漳浦，卜宅石壁、東坑二處…第三房派分移官任、新樓仔」問題是：「余家」何指？子弼名諱何來？與本族的關係？是否為用錫家傳？懷仁卒於康熙庚申（1680），距嘉慶壬戌（1802）崇聰、文瑞抄譜時已經過了120年。無家譜、懷仁父親名諱失傳、家族記錄僅及於何氏神主的情況下，這一段「子弼傳說」為家傳的可能性不大。若是家傳，用錫尋根時必然也會如同搜尋何氏墳塋一般，前往石壁、東坑等地詳查，但是沒有任何的記錄或跡象顯示用錫有此行；再由用鑑《家譜序》「故太高祖以上，派別靡得而詳也」，可以確認子弼傳說不是家傳。

其次，子弼傳說來源是否出自鄭克永《漳浦本支譜》？答案顯然是是否定的，因為用錫指出與該譜「緒端莫接」，子弼之說必然另有來源。自家不可能無中生有，子弼來源就指向是漳浦宗親的口述傳說，至於傳說起源的時間可能是在鄭克永作譜之後。2014年之旅，東坑社指出子弼是於宋元之交遷居東坑，為東坑鄭氏開基祖；文字記載則是來自外人家譜《漳浦營裡鄭氏族譜》的引言《家譜小引》。相關事實詳述於後文「捌、鄭子弼」。

用錫知道將有鄉試之行「余幸遊泮宮（彰化縣學）俟後赴省鄉闈（福州貢院），回語抵漳查考其詳未晚也。茲雖緒端莫接，而將遷語之派續筆於譜，亦足見數典之不忘，異日枝葉茂盛再續而書之，以致於無極，於此篇且為之券云。」可以確認鄉試前用錫已作成本族「浯江懷仁世系家譜」，這是本族家譜1.0—鄭用錫版《本族譜》；然而，用錫雖然知道「緒端莫接」的事實，但是為了再次確認，仍將「舊譜」與「子弼傳說」等資訊寫入《本族譜序》，準備利用鄉試時順道查考其詳。

二、本族家譜2.0

《浯江鄭氏家譜》是本族家譜2.0，為用鑑之作。《浯江鄭氏家譜》包含有兩篇序文—《浯江鄭氏家譜序》與《浯江鄭氏族譜世系錄》。綜合這兩篇序文，結論是與《漳浦本支譜》「委窮源究未相接²³」，但是用鑑仍然記錄傳言用以開啟後人尋根之端。用鑑的記載有：1. 金門會議的結論是「委窮源究未相接」；2. 二十字行相同；3. 「子弼公仙遊遷居漳浦」係漳浦伯叔相傳（傳聞）；4. 「懷仁子孫」傳聞—「漳浦之石壁東坑二處宗親皆是為懷仁祖所自出，世遠年湮疑信莫必夫」。用鑑使用「疑信莫必夫」的詞句，意思是「信不信由你」或者是「胡說八道」的意思。5. 記錄傳言開啟尋根之端—傳言包含遷徙地點、字行「此亦已啟其端矣²⁴」。

此外，用鑑「吾族始遷浯江年代未詳，家譜所載始於…陳氏奉太高祖妣何氏粟主」，這段文字所指的「家譜」，就是用錫尋根前修的家譜1.0—《本族譜》；這段文字也同時說明前述何氏神主的記載係始於用錫《本族譜》。

三、本族未能確定的細節

比對家譜1.0與家譜2.0《序文》，有幾個細節尚無法確定：

- 「金門會議」：鄭用鑑對於漳浦叔姪「貴帶族譜赴浯面會(考核)」，有兩段輕重不同描述：於《家譜序》僅以「莫得其詳」帶過；但是在

23 《家乘》頁六十，鄭用鑑。

24 《家乘》頁六十，鄭用鑑。

《世系錄序文》卻以非常強烈的語句「委窮源究未相接」作為會議的結論。「抄譜」與「面會討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行為，用錫記載有抄譜的事實但未記載有此會議。因此，會議的時間應該在用錫作成《本族譜序》之後，這也意味著本族尋根歷程，除了用錫兩次赴漳浦之外尚有金門會議，至於何人何時參與無法確認。

- 「二十字行」：用錫《本族譜序》沒有提到二十字行；但是用鑑卻有詳細的記載而且與本族字行一字不差，這與後文將會提到的東坑字行有明顯的差別，相當怪異。此二十字行詳述於後文「玖—二、震撼錯亂的二十字行」。

當用錫與用鑑審視鄭克永譜時，距離鄭克永修譜已經間隔了有一百年之久。在如此長久的時空距離，通常後人會視需要在私自保管的家譜，自行加入新生命或特有的記錄，不同的人加入不同的料不足為奇。用錫與用鑑會有不同的記載，可能的原因是用錫的「抄錄譜」與金門會議時漳浦叔姪的「賚帶譜」是屬於不同人士所擁有。現在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金門會議時，漳浦叔姪攜帶前來的譜中有本族二十字行的記錄。

- 「懷仁子孫」傳聞：倘若傳聞為真，鄭克永譜必然會有懷仁與子孫的名號或是移住金門的記載，也就不會有用錫「緒端莫接」或是用鑑的「委窮源究未相接」，所以此事絕無可能。現在無法確定的是此傳聞來自上述漳浦叔姪或是其他管道？倘若來自上述漳浦叔姪，就是本族遭遇到以「相同字行」為餌的詐騙集團，欲從當時非常有錢的鄭家取得某些利益；倘若傳聞是來自其他管道，就很有可能只是單純的誤傳，因為石壁、東坑是鄭姓聚落，家家戶戶都姓鄭，輾轉傳言失真變成「漳浦之石壁東坑二處宗親皆是為懷仁祖所自出」不足為奇。

上述「金門會議」、「二十字行」與「懷仁子孫」都沒有記錄於用錫的《本族譜序》之中，不清楚是否意味著這些都是獨立於用錫之外，是屬於用鑑個人專有的經歷？

陸、本族家譜定調浯江

比對用錫與用鑑兩人序文，對於《漳浦本支譜》兩人分別有「緒端莫接」與「委窮源究未相接」的相同結論；然而對於《漳浦本支譜》實為東坑家譜的「石壁、東坑傳聞」卻是未否認，用鑑甚且大篇幅的記載各項傳聞用以開啟後人溯源尋根之端，兩者顯然互相矛盾。由此可斷定兩人都被《漳浦本支譜》根源「漳浦」誤導，根本不知道石壁、東坑才是真正的主角；此外，用鑑雖有「未相接」的結論，卻也同時記錄了與結論矛盾的各項傳言，但又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存在的祠堂與石碑，這些現象也可以說明兩人都未曾到過石壁與東坑。

再以何氏葬地的地理位置判斷：何氏卒於明永曆乙卯29年（清康熙14年，1675），神主記載「葬於漳州大湖潭上，坐乾向巽」。經查漳州市平和縣霞寨鎮確實轄有一村名為大湖。該村位處漳浦縣西北，車程為71.3公里；割后村東坑位處漳浦縣北方，車程僅為12.1公里。衛星地圖顯示大湖村已屬山區，與東坑社直線距離約為45公里左右，依現有道路徒步距離為73.3公里，需時15小時49分。倘若該村就是何氏神主指稱的葬地，說明了兩個事實：1. 懷仁出自東坑是毫無可能的；2. 用錫兩度深入位處偏遠山區的大湖查訪何氏墳塋，卻未順道造訪旅程途中的石壁與東坑（不論是為了探究子弼、舊譜或是返鄉）顯示「子弼傳說」必然是個未經證實的外來傳聞。

用錫與用鑑雖然不知道《漳浦本支譜》實為東坑鄭氏譜，但確切知道本族與該譜世系無法相接，家譜無法上溯浯江以前。由於世系不相接，鄭克永《漳浦本支譜》的世系自然都被拋棄，不可能編入本族家譜；但是用錫《本族譜序》與用鑑《家譜序》、《世系錄序文》三篇序文內容與《漳浦本支譜》有關，於本族不可能拋棄用錫與用鑑序文的情況下，徐上和樊澤達兩篇《漳浦本支譜序》，就被留下來以供對照之用。反之，倘若本族世系與鄭克永《漳浦本支譜》相接，家譜自然會延續自漳浦石壁東坑世系。家譜2.0稱呼為《浯江鄭氏家譜》，由沒有特定根源的「本族」轉變定調為「浯江」，因此序文稱《浯江鄭氏家譜序》，世系錄稱為《浯江鄭氏族譜世系錄》。之後的林開馨、李景驥、陳望林等三篇序文當然也都稱呼為《浯江鄭氏族譜序》；大正二年的家譜

3.0就被稱呼為《浯江鄭氏家乘》而不是《漳浦鄭氏家乘》。

前文提到東坑社是一個被孤立隔離的口袋型聚落，進出僅靠一條小路。鄭克永「歸省祖域，集父老訪舊聞」時為康熙甲申43年（1704），寬鬆的估計，當時當地鄭姓人口絕對不會超過50戶。以修譜為目的並且「捐出己貲為建祠之費」的人士，更是不可能遺漏同住於相同社區的任何族人。鄭懷仁年長於鄭克永²⁵，雖然鄭懷仁當時已經卒於金門，但因年代接近，東坑必然留有蛛絲馬跡，譜內也會留有「懷仁父、母」或「此派遷居金門未回」之類的記載；倘若真如傳言「漳浦之石壁東坑二處宗親皆是為懷仁祖所自出」，必然就會有當時在世的子孫入譜並留有懷仁名號，但是顯然全無才會導致用錫的「緒端莫接」、用鑑「委窮源究未相接」的結論。

柒、結論

因為不知道遷居金門以前的祖先名諱，本族於1802年展開了尋根之旅。首先由崇聰、文瑞父子赴漳抄錄舊譜，得有《漳浦本支譜》。用錫發現其世系與本族不相接，雖然有前往漳浦詳查的計畫，但是卻不知道此「漳浦」其實是「石壁東坑」導致用錫未能親訪石壁與東坑，也導致無法發現確切的真相—本族與石壁、東坑鄭氏家族不相接。

本族家譜首先由鄭用錫於1816年鄉試之前作成《本族譜》，並作《本族譜序》，是為家譜1.0；鄭用鑑接續增修家譜，定義「編年紀月」作《浯江鄭氏家譜》，並為序文《浯江鄭氏家譜序》與《浯江鄭氏族譜世系錄》，是為家譜2.0；大正癸丑2年（1913）鄭鵬雲整合用錫家譜1.0與用鑑家譜2.0，成就現在印刷成冊的《浯江鄭氏家乘》是為家譜3.0。然而，用錫與用鑑兩人修譜成稿之後未交付族人廣為抄錄，導致兩人舊稿於託付鄭鵬雲整合編撰印刷完成家譜3.0之後，就此絕跡不見，非常可惜。

為了開啟尋根之端，用錫與用鑑記錄了程度不同的石壁、東坑傳言，用鑑甚至記錄了「懷仁子孫」傳言。然而用鑑修譜時遵循血脈原則未受傳言迷惑，

25 懷仁生於天命8年（1623），卒於康熙19年（1680）；鄭克永於康熙43年（1704）開始修譜。

家譜定調「浯江」。2014年訪問東坑，完成鄭用錫未有的漳浦東坑之旅，幸有鄭克永碑還原真相解開謎團，確認「根」不在石壁東坑。族人有必要為家譜澄清並刪除石壁東坑各項錯誤的傳言避免再度迷惑後人。

Part 2：認祖歸宗－中國

中國漳浦東坑鄭氏對於鄭用錫祖籍地的認定與本族完全相反，究其原因認祖歸宗道門不同所導致。本族嚴格遵守血脈為必要，「由下往上」溯源。中國也說血脈為必要，但接受傳說「由上往下」接續，若斷絕則「跳空再續」，沒有家譜就拼湊剪接自他人家譜。東坑鄭氏認定他們是鄭子弼的後代，由於鄭用錫《本族譜序》也提到子弼公，因此鄭用錫的祖籍就被認定為東坑。鄭惠聰先生特別為此撰文《鄭用錫家族與生平》闡述本族源流，但是錯誤太多沒有參考價值；然而，該文有關東坑社的記錄則是甚有參考價值，是本族所不知道的。

捌、鄭子弼－出自外人家譜世系外的開基祖

鄭惠聰與鄭志輝兩人均指出「子弼」文字記載係出自《漳浦營裡鄭氏族譜》，但是詳細探究該譜內容，鄭子弼並未被記載於該譜的世系錄，也就是說「譜中世系無此人」。因此，欲知子弼名諱從何而來？如何成為東坑鄭氏開基祖？就有必要先了解《漳浦營裡鄭氏族譜》的內容。²⁶

一、《漳浦營裡鄭氏族譜》－空缺四個世代的家譜

《漳浦營裡鄭氏族譜》是康熙乙丑24年（1685）間，開基於居鰲營裡的「鄭君福」派下譜牒，該譜是由六世孫明周乳名易水，於道光己丑9年（1829）初修完成，並作成《族譜序》（圖7）；七世孫典章乳名淡水為了修譜，先於同治戊辰7年（1868）完成家譜引言《家譜小引》（圖8），同治己巳8年（1869）完成君福派下增補工作，同時重新抄寫《譜例》並署名「柒世

²⁶ 東坑社提供的影本有電腦打字的封面，稱呼為《漳浦營里鄭氏族譜》，但此譜世系錄記「居鰲營裡」；漳浦營裡、營里或居鰲營裡均指同一個族譜，以下通稱《漳浦營裡鄭氏族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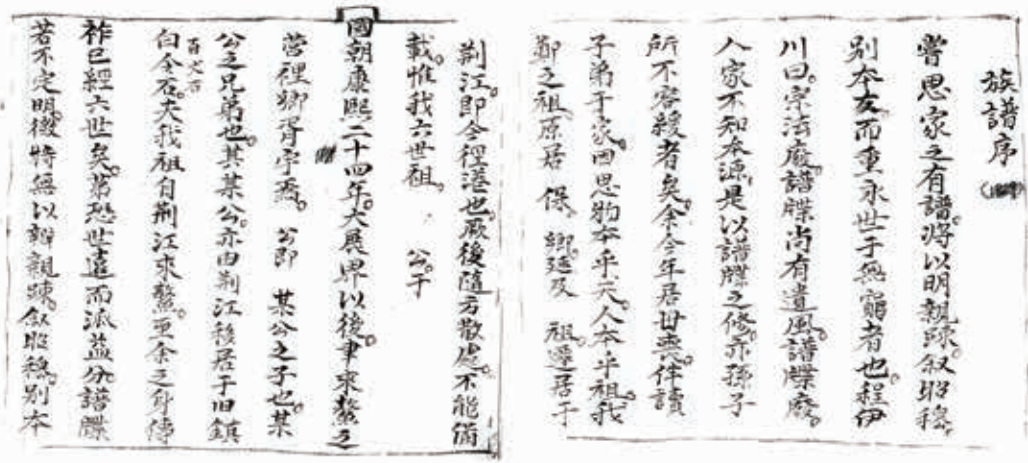


圖7：《族譜序》第一、二頁合併，六世明周（易水）作



圖8：《家譜小引》第一頁，七世典章（淡水）作

裔孫典章乳名淡水抄寫」，兩人的關係如圖9。

之後，作者典章（淡水）再於同治壬申11年（1872），企圖將被他記載於《家譜小引》身處五百多年前被稱為舊鎮開基祖的「光德」，逐世下續到「君福」²⁷。但是作者典章（淡水）無力完成，只能下接到「敦」字輩，距離

27 七世典章以為家族係由舊鎮光德下接至居鰲君福（直系親屬）；但其堂叔（即創譜作者）六世明周對於舊鎮與居鰲君福之間的認知卻是「旁系」關係。六世明周《族譜序》相關世系源流的記載：「我鄭之祖原居保鄉，延及祖遷居於荆江，即今徑港也，厥後隨方散處不能備載。公（君福）於國朝康熙二十四年大展界以後，聿來整之營裡鄉胥宇焉。公即某公之子也、某公之兄弟也，其某公亦由荆江移居于白令石。夫我祖自荆江來整，至余之身傳祚已經六世矣」。筆者本文跟隨東坑採用典章《家譜小引》世系，但於此註腳記錄兩位作者對於己身世系源流的個別認知。

君福的「君」字輩之間尚有四個世代的空缺，即「華太汝以」四個字輩全部空缺（圖10）。至於鄭君福承續自「光德」那一個派下，作者典章也不知道。

《漳浦營裡鄭氏族譜》世系錄中並沒有任何人遷居到東坑的記錄，換句話說就是居鰲營裡鄭氏與東坑鄭氏完全沒有關連。為何東坑鄭氏指稱《漳浦營裡鄭氏族譜》就是他們的族譜，這就必須要看該譜的《家譜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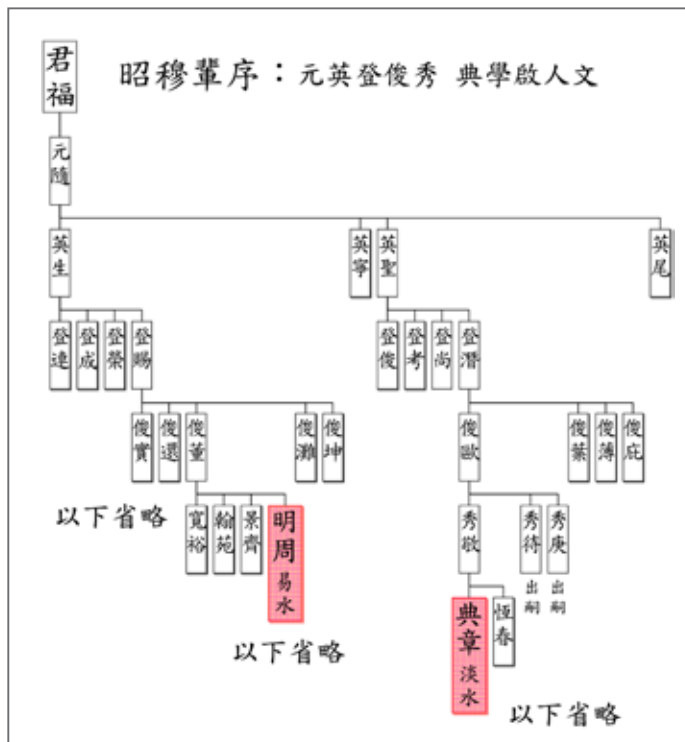


圖9：《漳浦營裡鄭氏族譜》兩位作者明周（易水）與典章（淡水）關係圖（鄭炯輝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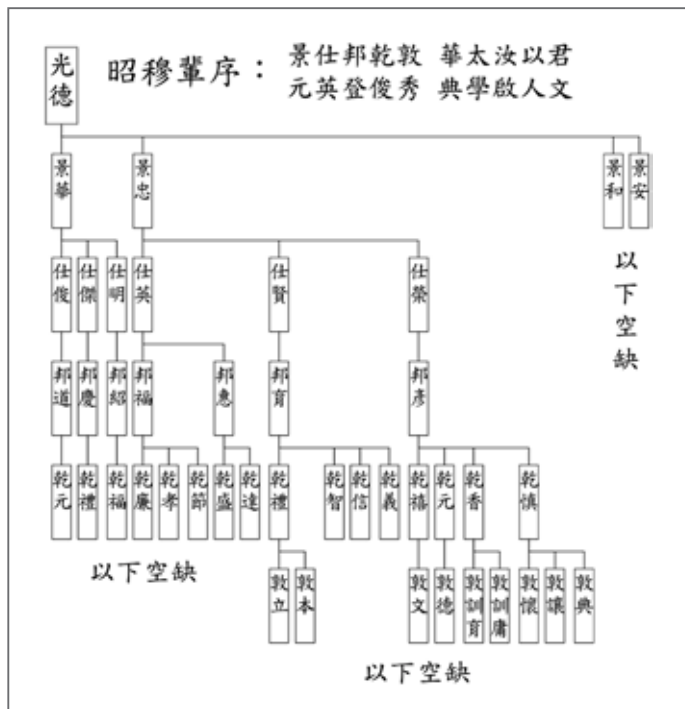


圖10：典章認知的光德派下，止於敦字輩（鄭炯輝整理）

二、特異功能追溯源流

《漳浦營裡鄭氏族譜》第二序文—《家譜小引》是典章之作，雖說是小引但文章相當長，共計引了13頁。此引言跨越元至正壬午年（1342）至清道光戊戌18年（1838），將近有500年的時空範圍。作者典章（淡水）於小引第一頁開始寫距離他所處年代五百多年前的舊鎮開基祖「光德」遷移、分衍、建宗祠、修祖墳、族人械鬥…等與外人無關的家務事已經寫到第12頁的前半頁。

隨後，作者開始訴說他於嘉慶甲子9年（1804）夏，聽聞諸父老講述家族源流，但是作者卻是出生在25年之後的道光己丑9年（1829），圖11，且有二段（頁）文字都是如此說，不清楚作者是如何運用「特異功能」辦到的？

家族源流有兩段文字，分屬不同的頁面而且中間夾雜著一頁《漳浦八景》。第一段源流「至嘉慶甲子夏，聞諸父老頗知源流，入閩始祖於東（西）晉永嘉時，自河南固始縣白沙鎮，避地到閩，僑寓興化。至琳芝公五世，所出有十八公郎，肇基各處傳繼於今，全閩諸鄭俱由此出也。丙寅秋，緣事客泉，乘間往雙路口，從西北行，德化永春之路，及清源山西北峰之下，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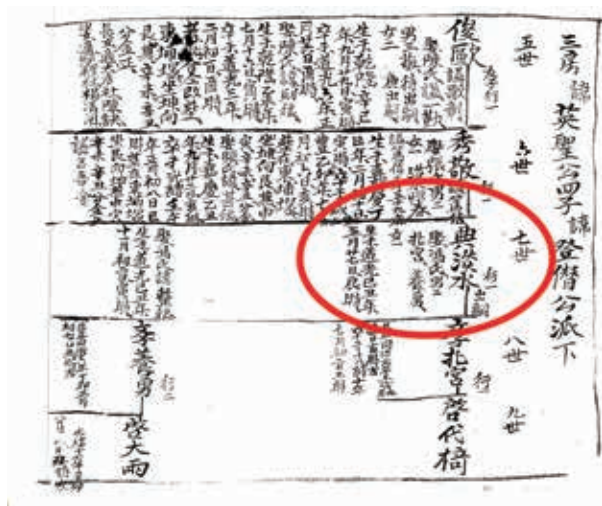


圖11：《世系錄》作者典章（淡水），排列七世（世系圖錄合併格式，承續自君福）

石林人。柁匿族籍以圖詐索。族人擊之，搥成械鬥。鄉隣併力拒之，遂結紅白旗之誼。相持至戊戌夏，乃能處息。是冬十月，募修宗祠，削去土殿尺餘。識者以為未妥。比及來春，族人與什姓因賭致讎，糾眾互鬥，相拒旬日，各斃人命。縣主周，慈心袒護，親臨論息，遂獲安寤。餘生也晚，欲徵世系，譜牒殘缺，無從稽攷。弗敢妄陳。至嘉慶甲子夏，聞諸父老，頗知源流，入閩始祖，于永嘉時，自河南固始縣，遷興化。所出有十八公郎，肇基各處，傳繼於今。全閩諸鄭，俱由此出也。丙寅秋，緣事客泉，乘間往雙路口，從西北行，德化永春之路，及清源山西北峰之下，乃初祖籍也。屢指曰：知嘆。李有曰：德公。凌德、慧德、連德、光德。

圖12：第一段源流記載（後一頁為漳浦八景）

初祖籍也，歷稽舊跡，知實季（際）有四德公：紋德、慧德、達德、光德」至此全頁完，結束第一段源流敘述（圖12）。

第二段源流之前尚有《漳譜八景》一頁（省略）。第二段源流前半段大致與第一段相同，全文為：「至嘉慶甲子夏…全閩諸鄭俱由此出也」。之後出現光德的爸爸「文欽祖」：「但有四德公，父號文欽祖，隨達德公於石井基。

長汶德公住居於舊鎮埔尾社基；次慧德公住居在漳州府古縣社基；三達德公在泉州府石井社基；四光德公在舊鎮港開基焉。」接續「但泉州開來四德公亦有乳名子良、子弼、子賚、子予」至此結束《家譜小引》。「子弼」這兩個字就僅僅出現在倒數第六與第五個字而已，此時作者改稱第十六世孫，並署名典章存記，圖13。

「文欽四德公」與「泉州四德公」，到底是一個「四德公」，還是兩個「四德公」？對於一般家譜世系錄記載有名諱生娶卒葬，光德並無乳名的記載（圖14）；既然知道光德父親為文欽，為何文欽未列名於世系錄？其他三位「四德公」連名諱都沒有，自然也就沒有乳名可言，更不會談到生娶卒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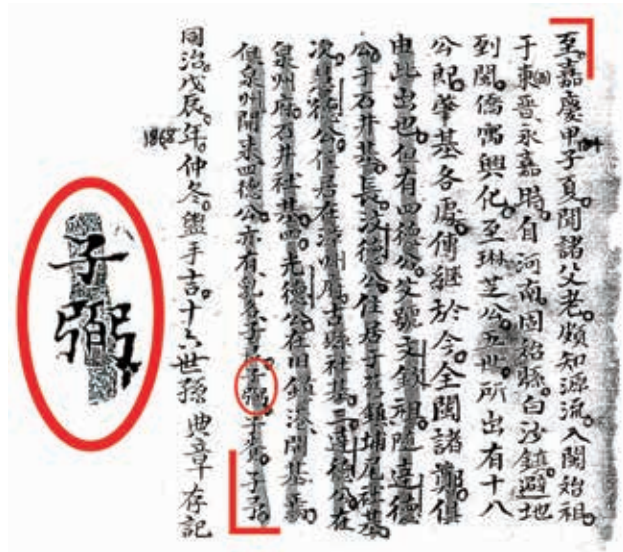


圖13：第二段源流記載，作者典章改稱第十六世孫並署名



圖14：光德世系錄第1頁關於光德的記載（純世系錄格式，典章作）

任何家譜對於列名世系錄都有嚴格的規定，血緣、過房或認養為必要條件。作者於《譜例》訂定有「譜圖於世代承接之處，必用紅繩連貫者，聯血脈相通之意」，應該是無法確認血脈相連導致作者未將傳聞中的文欽列入世系錄。

由東坑社提供的資料顯示，有位鄭榮都先生「採典章棄明周」並將這兩個四德公「依序相等」做成如圖15的世系圖。比對《家譜小引》與《光德世系錄》，兩者皆由光德開啟家族分衍記錄。作者典章（淡水）明言文欽與四德公都是「街談巷語」，未將文欽列入世系錄必然有其考量，圖中的注解顯示鄭榮都並無其他文獻，不知道如何證實依序相等的關聯。

倘若子弼就是慧德，他曾經落腳居住的地方至少有漳州府古縣、仙遊縣（位莆田市）與漳州府漳浦縣等三地，到底哪一個地方才是正確的開創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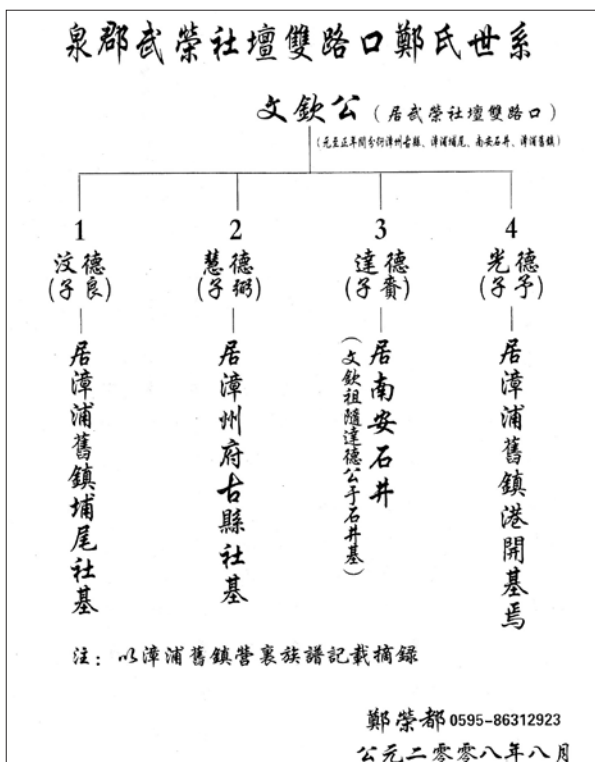


圖15：鄭榮都製作的世系圖（東坑社提供）



圖16：鄭惠聰先生手指「子弼」出處（涂夢龍先生攝影）

業、繁衍子孫的開基地？假如子弼不是慧德，此世系圖必然就是個錯誤的推論；其次，倘若堂叔明周的認知（見註27）才是正確的歷史，該如何處置這些四德公？到底是六世明周「數典忘祖」或是七世典章「竹篙蹈菜刀」？這一段歷史與浯江本族沒有任何的關聯，不必再與詳究。

《漳浦營裡鄭氏族譜》明顯與東坑無關，為何東坑鄭氏將其視之為家譜呢？此乃東坑鄭氏認定自己是「鄭子弼」的後代，鄭志輝與鄭惠聰兩人都強調並以手指出「子弼」出處（圖16）。因為《漳浦營裡鄭氏族譜》出現了「子弼」這兩個字，依據他們的邏輯這就是他們的族譜；鄭用錫的《本族譜序》也有「子弼」這兩個字，因此《漳浦營裡鄭氏族譜》也就必然是鄭用錫的家譜。這就是他們宣稱鄭用錫為後人的依據，而且是唯一的依據並影印提供團員。至於鄭克永《漳浦本支譜》是否真如東坑社所稱「所有家族資料全都因為文化大革命遺失毀壞」，或是因為內無「子弼」這兩個字而不被東坑鄭氏視為族譜，外人無法知道。

Part 3：祖先崇祀－中國

玖、漳浦東坑祠堂 - 鏤刻外人昭穆

由「思親堂」往毛頂山方向，大約行進四百公尺之後，就到達鄭漢國口中的「鄭姓宗祠」，2013年11月改建落成之後命名為「弼興堂」（圖17），弼興堂居高背山，民宅三面環繞，都是古式屋宇大約有30戶左右。



圖17：2013年11月落成的弼興堂（涂夢龍先生攝影）

對族人而言，當踏入弼興堂立即會感受到強烈的震撼並導致錯亂。因為

正殿石柱刻有斗大的本族字行「光國崇文德 安幫建武功 紹先雄繼志 勳業際昌隆」，對於沒有心理準備的族人來說，會立即誤認為這裡就是祖先之地（圖18）。但是由「弼興堂碑記」與鄭志輝的講解，卻透露出這是個未做足功課卻刻意設計的精美道具，稍後詳述。

祠堂中懸「弼興堂」匾額，右方懸有為鄭用錫設置的「開台進士」匾額，左方懸有為「大清江南都督」鄭克永設置的「康樂大夫」匾額（圖19）。左、右兩個匾額都是由「世界鄭氏宗親總會兩岸聯誼會」會長的鄭慶章撰贈，鄭慶章該人與本族沒有任何關聯也不認識，更不知道他為鄭用錫設置匾額的動機。開台進士很容易理解，但是「江南都督」與「康樂大夫」到底是什麼官卻是無法理解？遍查清代文武職官銜，完全找不到「康樂大夫」、「都督」、「江南都督」或「大清江南都督」，這部分還需要再查證。



圖18：廳堂鏤刻本族字行，令族人震撼錯亂（人物臉部經馬賽克處理，涂夢龍先生攝影）



圖19：開台進士與康樂大夫匾額（涂夢龍先生攝影）

一、歷史沿革—山寨拼湊的碑記

弼興堂碑記（圖20）第一段是海納百川、山寨拼湊的大集合：「漳浦東坑鄭氏宗祠“弼興堂”系滎陽望族入閩後裔之祖祠。宋元之交，先祖子弼公由仙游遷居漳州府漳浦縣，卜宅毛頂山下石壁東坑，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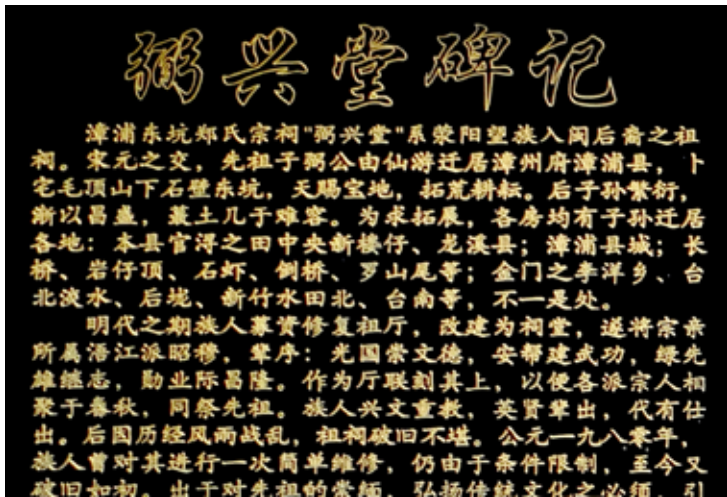


圖20：弼興堂碑記（部份，涂夢龍先生攝影）

賜寶地，拓荒耕耘。后子孫繁衍，漸以昌盛，叢土幾於難容。為求拓展，各房均有子孫遷居各地：本縣官浚（任）之田中央新樓仔、龍溪縣；漳浦縣城；長橋、岩仔頂、石蚶、倒橋、羅山尾等；金門之李洋鄉、台北淡水、后壠（後龍）、新竹水田北、台南等，不一是處。」

文中「宋元之交」出自《漳浦營裡鄭氏族譜》引言；「子弼公由仙游遷居漳州府漳浦縣」出自用鑑「子弼公自仙遊遷居漳浦」稍微改了幾個字；「卜宅毛頂山下石壁東坑」山寨自用錫「卜宅石壁東坑兩處」；「后子孫繁衍，漸以昌盛，叢土幾於難容」又再次山寨自用錫「子孫漸以昌盛，叢土幾於難容」但多加了三個字；「官浚（任）之田中央新樓仔」與用鑑「官任之田中央新樓仔」相同；子孫遷居各地…「金門李洋鄉、后壠（後龍）、新竹水田北」是指本族，屬虛構杜撰。至於「台北淡水」可能是誤解自用錫《本族譜序》「寄居於台之淡北」係指當時的淡水廳治，而不是現在的台北淡水；至於「台南」就不知道山寨來源（鄭成功？）。

子弼「衍派歷程」山寨拼湊自不同的外人家譜序文，「子弼」本人呢？

二、震撼錯亂的二十字行

前文提及，當族人踏入弼興堂時，會立即感受到強烈的震撼繼而導致錯亂，原因是正殿石柱鏤刻有斗大的本族字行。鄭惠聰文《鄭用錫家族及生平》敘述他訪問擔任二十多年村長、支部書記的東坑社耆老鄭漢國，指出東坑鄭氏的昭穆為「祖上合雙龍 紹昌隆繼智 功國同文德 安邦建武君」，原書於祠堂木柱；現在祠堂改建以後，木柱改用石柱，看到的卻是「光國崇文德 安幫建武功 紹先雄繼志 勳業際昌隆」已非原有的東坑鄭氏昭穆。

碑記第二段「明代之期族人募資修護祖廳，改建為祠堂，遂將宗親所屬浯江昭穆，輩序：光國崇文德，安幫建武功，紹先雄繼志，勳業際昌隆。作為廳聯刻其上，以便各派宗人相聚於春秋，同祭先祖…（以下省略）」可以看出來東坑社明顯知道該「浯江昭穆」並非他們所用。現任東坑社的代表鄭志輝對此段碑記的說明為：「東坑社是於明代時期懷仁移居金門之後，派遣族人前往金門（浯江）將此二十字行抄錄帶回東坑。」但此說法顯然是沒有做足功課的台詞。懷仁卒於1680年，時為康熙庚申19年或者是南明永曆34年，是明朝垂死掙扎時期，但對於某些人來說還算是明朝。碑文「明代之期」必然是指南明，而且是在懷仁有限的生命期間之內，否則此說法不成立。然而這段期間根本還沒有所謂的浯江昭穆，無人依此輩序命名。

本族何時開始使用昭穆字行至今還是一個謎。倘若是懷仁所創，子世輝必然會以「光」字命名，然而卻非如此。世輝有五子，《家乘》雖以譜名記載為「國」字輩：國周、國漢、國晉、國唐、國慶，但是神主卻全都以「碩」字開頭，依序為碩彥、碩膚、碩德、碩龍、碩俊，全都沒有「國」。第一位「國」字輩國周誕生時，是南明包含鄭成功都已經滅亡18年之後的康熙40年。國字輩譜名可能是後人之作，但已無任何資料可考。東坑社為何要將本族字行刻於自家祠堂，只能說本族字行必屬大吉大利且深感榮幸。

再說，派遣族人渡海抄錄外人昭穆刻於自家祠堂，必然是眾所皆知的家族大事，南明滅亡之後才作成的鄭克永《漳浦本支譜》必然會有懷仁移居金門的記錄。但是顯然不是如此，才会有鄭用錫的「緒端莫接」之語。

「以便各派宗人相聚於春秋，同祭先祖。」這就是統戰！「統戰」說明了東坑鄭氏謊稱鄭用錫為後人的動機與目的；匾額、祠堂都是統戰的道具！同時，鄭漢國指出的東坑昭穆就此消失。「統戰」也就解釋鄭志輝面對「漳州大湖」的詢問，僅以「有此地名」模糊回應，不願意指出正確位置的原因。

三、起建時間

鄭克永《碑文》與徐上《序文》，兩者都記「建祠」而非「修祠」。徐上是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必然知道建祠與修祠的差異，其序文記載鄭克永於康熙甲申43年（1704）「歸省祖域，集父老訪舊聞，慨然謀所以修譜者，且捐出己貲為建祠之費」並參照碑文中的「樂與賢族眾建宗祠置烝田春祀秋嘗」來看，東坑社應該在康熙43年（1704）這段期間方始擁有族譜、祠堂與祀田。

四、弼興堂神主

弼興堂神龕有五幅用奇異筆書寫的全新牌位，除中央牌位看不清楚外，其他四幅都是個人牌位（圖21）。依左尊右卑的次序：左方為「高祖子弼」與「高祖媽何氏儒人（孺人誤寫？）」兩幅神主；右方為「開基祖」與「開基祖媽」兩幅神主。所有的牌位都書寫「鄭府子孫立」，筆跡也都相同。

一般祠堂的神主排列大都以「始祖（開基祖）居中，左昭右穆」，但是弼興堂的神龕將「開基祖」列於穆（低）位；子弼被稱呼為「高祖」列昭（高）位，但是在碑記裡又被記為開基祖，似有矛盾。令人好奇的是居中最高位的神主



圖21：弼興堂神主（涂夢龍先生攝影）

是誰？「高祖子弼」神主是否有任何的生卒葬地記載？令人不解的是：東坑社自承沒有任何的史料，到底是如何知道子弼配偶（高祖媽）為「何氏」？

五、祭祀－弼興堂與中國福建漳州地區

2014年12月出發前，發現有中國媒體報導新竹某鄭姓宗親團體早於6月時就已經到過古縣、東坑等地謁祖，令人感到怪異之處是該團行禮方式係以「燒香」與「古式三叩首」為之。由於承辦該團的旅行社領隊與我們相同，因此於行前會議提出來問領隊。未料爵三的女兒鄭麗華出面代替領隊回答：「那是中國子孫在拜，我們去哪裡只是觀禮而已。」她是該宗親團體的幹部也有隨團去東坑，雖仍存疑但有她說明保證，心想倘若如此則是合理，只要不是燒香拜拜，鞠躬致意也無妨。事後由該團的照片顯示該團在東坑社是「燒香」；至於「古式三叩首」是中國媒體自行加料或是在古縣…等其他鄭姓宗祠行之？由於沒有該團在東坑社以外的活動照片，無法確認。

赴弼興堂前一晚的聚會，父親回覆鄭志輝詢問有關行禮之事，明確告知：「這一次我們行鞠躬禮，倘若確認本族是由東坑遷居金門，明年將組大團再次前來，屆時再行跪拜禮。」第二天進入弼興堂後，大家排列準備鞠躬致意，東坑鄭氏點香時還以為是他們要拜，未料到居然是交給我們拜，立即感到全身非常不舒服，頓時變成臭臉卻又無法發作，只好面對神龕，據實以告：「此行不是拜拜。一行19人來自台灣新竹，除鄭麗華外，本族18人歷代祖先住北門鄭氏家廟，自有家祖先保佑…。對不起！打擾清夢，保證永遠絕對沒有下次！阿門！」

由弼興堂碑記「以便各派宗人相聚於春秋，同祭先祖。」與東坑社提供的上述宗親團體《台灣新竹鄭氏代表團首次回漳州謁祖訪親》文章內容，可以明顯看出中國漳州地區各地鄭氏宗祠，要求與祠堂無關的外人祭祀其先祖，此點與本族祭拜公媽祖先完全不同。下文依前述「弼興堂」內容與本族「鄭氏家廟」稍做比較。

Part 4：祖先崇祀－台灣

壹拾、新竹北門鄭氏家廟

家廟、祠堂都是私家設立以供奉祖先神主的祠廟，是祭祀祖先的場所。子孫由祖先而來，祖先為子孫之本，祭祀代表子孫不忘本。由於祠堂為家族之本，進入祠堂代表舉行祭祀，自然造就成「外人不入」的現象。原因當然是外人之本（祖先）不在此，也代表外人不忘其本。新竹北門鄭氏家廟過去對於進入家廟有嚴格的規定，但隨著時代的演變，家族婦女也可進入鄭氏家廟祭拜，外人入內參觀也不再是禁忌，也不需要燒香拜拜。相對的也曾參觀過外人宗祠，也從來沒有被要求燒香拜拜。雖然不再是禁忌，但一般還是外人不入，更不會有人將祠堂當成廟宇到處祭拜。任何人可以自由選擇萬神、無神或是特定之神，但是公媽無從選擇，必有一本且是唯一。

一、歷史沿革－祭祀公業

道光元年（1821），為慎終追遠祭祀祖先，延續明倫尊親傳統，用錫、文順、用鑑三人發起建宗祠，立即獲得熱烈響應，14位文字輩堂兄弟出資分八股成立「祭祀公業鄭振祖公」興建祠堂²⁸。道光3年（1823）用錫進士登科、授職內閣主事，隨即上奏朝廷興建家廟，道光6年（1826）詔准。道光10年（1830）祭祀公業為沒有渡台的文玉興建家廟於金門（圖22、23）；道光16年（1836）再以三百七十元購得寶斗仁北勢窩草地一所以為「祀田」；新竹原有的祠堂則陸續擴建與改建，於咸豐3年（1853）成為現今「鄭氏家廟」格局（圖24、25）。

28 用謨、文得、文瑞、文晡、文哲、文超各一股，文理/用錫/文順/文靜共一股，用鑑/文玗/文琳/文富共一股。原始鄭氏祠堂為一般祠堂格局，大約只有現今正殿部分，也非燕尾屋脊。



圖22：金門鄭氏家廟（拍攝年代未詳）



圖23：金門鄭氏家廟（鄭博元先生攝影）



圖24：日治大正時期的鄭氏家廟（攝於1916年竹社大會，張子唐先生贈送）



圖25：鄭氏家廟俯視圖（鄭炯輝攝於2004護龍修復完成後）

祭祀公業「鄭振祖公」自1937年起，設有管理委員會依章程行使職權，管理祭祀公業所有事務，所有管理委員均為無給職（金門鄭氏家廟由金門族親自行管理，不在本祭祀公業管轄之內）。主席管理人對外代表本公業，對內管理祀產。祭祀公業「鄭振祖公」組織規約於民國51年（1962）制定；民國89年（2000）修訂規約並更名為祭祀公業「鄭振祖」；民國93年（2004）第二次修定規約；民國101年（2012）依據政府公佈的《祭祀公業條例》取得法人資格，全名為「祭祀公業法人新竹市鄭振祖」。

二、鄭氏家廟－鏤刻倫常之道

「家廟」是古代宗廟制度下的產物，《宋史·卷一〇九·禮志十二》：「群臣家廟，本於周制，適士以上祭於廟，庶士以下祭於寢。」因為鄭用錫詔准興建家廟，族人同蒙其惠、共享榮耀得有家廟待遇。

奉祀祖先神主是建家廟唯一的目的，是先靈靜修場所，因此大門都是關閉的，族人不得隨意進入。開啟家廟大門進入家廟代表祭祀，因此入家廟自古就有一套必須遵守的行為法則。



圖26：入家廟前的龍、虎邊石柱（影像經數位合成，鄭炯輝攝影）

相較於弼興堂廳堂石柱鏤刻「外人昭穆」，新竹鄭氏家廟石柱則是鏤刻「倫常之道」。進入鄭氏家廟前的兩根石柱（圖26），宣告家廟的「目的」與「行為法則」，現代的話語就是「契約關係」。龍邊石柱：「收族敬宗 明尊親之誼」說明家廟是為了收納族人，以為尊敬祖先與族人親誼關係；虎邊石柱：「左昭右穆 見長幼之倫」宣告家廟內的行事法則是依據輩份、年齡的倫常關係。這兩根石柱的文字告訴將要進入家廟的族人，家廟內族人互動的行為準則就是「輩份與倫常」，進入家廟代表接受準則，拒絕接受者不要入內²⁹。因此，家廟舉行春、冬祭祖大典時，都會看到老者以一派輕鬆的態度對著毛頭小子稱呼「叔叔」甚至「叔公」；毛頭小子則是不知所措，不知道要如何回應的有趣例子。

家廟內，石柱分別鏤刻「家訓」、「世系源流」與「崇祀祖先」三類：

1. 「家訓」鏤刻於前殿石柱：分別是「溯卿士緇衣 勿忘祖德」、「傳尚書革履 勿墜家聲」、「光前啟後 便成天地完人」、「祇父恭兄 即是祖宗肖子」。
2. 「世系源流」鏤刻於正殿神龕前神桌兩邊石柱：「歷有唐入閩以來 綿綿延延 溯源總歸一本」、「由昭代遷浯而後 繩繩繼繼 衍派又見分支」。

29 依宗廟制度法則：祖先神主牌位依據昭穆輩序供奉於神龕；祭祀時，子孫也按此規定排列行禮。由於婦女己身無法敘昭穆（入門媳婦隨其夫、出嫁女兒隨外人），是婦女自古不得進入家廟的原因。

3. 「崇祀祖先」分別鏤刻於中央神龕與昭、穆位神龕之間的石柱：「靈爽式憑 統世代高曾 共昭肸鬯」、「春秋匪懈 合子姓兄弟 同薦馨香」。

正殿壁書：「忠孝節義」。

家廟內有多幅滿清封建時期的聖旨牌與匾額：

1. 聖旨牌：鄭用錫「覃恩誥命」、鄭用鑑「誥舉孝廉方正」、鄭用錫妻張棗（如蘭母）「天旌節孝」；「崇祀鄉賢」3幅，分屬鄭崇和、鄭用錫與鄭用鑑所有。
2. 代表功名的匾額：鄭用錫「進士」、鄭用錫「文魁」、鄭用鑑「拔元」、鄭用錫「春官大夫」、鄭用銛「選元」、鄭如松「優魁」、鄭如松「文魁」、鄭如雲「恩元」、鄭如椿「太守」、鄭如礪「選元」、鄭如梁「明經」、鄭用鈺「明經」。

日治時期的匾額：鄭用鑑「學界山斗」。

三、鄭氏家廟神主

鄭氏家廟屬士大夫家廟，除了中央神龕外尚有「昭位」與「穆位」共三個神龕。家廟內供奉太始祖考暨妣何氏、始祖懷仁考妣及以下的祖先。家廟內所供奉的祖先並未限定為祭祀公業的各房派下，他房派下亦可入祀家廟。（圖27）

1995年家廟正殿因地震倒塌時，神龕中共有115幅神主牌位。其中太始祖、始祖暨二世祖考妣係以總牌合祀；三世以下，除未娶者外，都是考妣同牌。其中有二幅牌位較為特殊：鄉賢牌位是其一，合祀崇和、用錫與用鑑三位鄉賢；其二是五世用謨女弄姑守貞未嫁³⁰，神主記「皇清故貞女閨名芳蘭字德弄鄭氏之神位」是家廟現存唯一的女性神主。³¹

30 《家乘》頁六十五。

31 正殿修復整建時，家父抄錄所有供奉於家廟的神主牌位，時為乙亥（1995）秋分。



圖27：鄭氏家廟正殿神龕（例行祭祀之一，鄭炯輝攝影）

四、例行祭祀與春冬二祭

相對於「弼興堂」希望所有各派宗人同祭先祖，本族自古即認為祭祀為承繼香火子孫的己身責任，未有邀請外人祭祀的紀錄。

鄭氏家廟每年的例行祭祀分為年節³²、個人祭典與春冬二祭三類。年節祭典屬應景性質，儀式簡單由值年股辦理；太始祖妣何氏、始祖懷仁考妣、二世世輝考妣與繼妣等六位先祖是所有各房派族人共同的祖先，因此有個人祭典於相對應的忌日舉行，由值年股負責祭祀³³；三世以下各世代沒有個人祭典，但與上述六位先祖共同享祀於春、冬二祭，由各自衍派分枝的子孫參與典禮祭拜。

32 指接神、福德誕、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千歲爺誕、尾牙…等節慶，儀式較為簡單。

33 太始祖考名諱、生卒時辰均失傳，因此無個人祭典。

鄭氏家廟每年的例行祭祀，最隆重的祭典就屬分別於上元與冬至舉行的春冬二祭³⁴。自從用錫詔准建家廟，春、冬二祭隨即遂行三獻禮祭祖並流傳至今³⁵。現今祭祀公業《祭祀細則》明定：「春冬二祭乃祭祀祖先最重要之祭典，儀式中遵行古禮行三獻禮」確保未來延續此自古流傳至今的儀式。（圖28）

上元、冬至的「祭祖大典」分為「祭福德神」與「祭祖」兩個部分。福德神守護家廟勞苦功高，因此祭祖前先行祭拜福德神，由族中輩份最高、年紀次長者擔任「主祭官」，儀式在正殿側門外、位於護龍的福德祠舉行。

「祭祖」是主要儀式在正殿舉行。主持祭祖大典的主角是「主祭孫」，由族中輩份最高且年紀最長者擔任。典禮儀式由主祭孫率領陪祭孫，依昭穆輩序排列就位完成後展開。禮生執事則各司其職，任務只有一個：「襄助主祭孫完成祭祖儀式」。



圖28：鄭氏家廟祭祖大典（2002冬至祭祖，鄭炯輝攝影）



圖29：讀祝（左）與司嘏（右）（影像經數位合成，2002冬至祭祖，鄭炯輝攝影）

34 選定上元與冬至祭祖與古代「陰陽」的概念有關，兩者分別是年度陰、陽之始，因此祭拜並敬告祖先萬象更新、萬物正始。中國古代曆法是陰曆與陽曆並顧的「陰陽合曆」，特色為「月是太陰月（朔望月），年是太陽年」。於陰陽合曆的環境中，上元屬陰曆是農曆年第一個滿月日，是陰之始；冬至屬陽曆是陽之始，逐日晝漸長、夜漸短，直到晝最長、夜最短的夏至。現行國曆採用西（陽）曆，因此屬陰曆的上元日是變動的；冬至為二十四節氣之一，於黃道視覺軌跡（或公轉）是固定的，但是地球公轉週期平均為365.2422日並非日的整數倍，導致有閏年的設計，因此冬至日大約會有前、後一天的變動（以12月22日為準）—即國曆12月21、22或23日。

35 《家乘》記載係屬滿清時代「官祭祠廟三獻禮」，《家乘》頁十三之六。古代舉行祭典時，初次獻酒為初獻，再次獻酒為亞獻，第三次獻酒為終獻，合稱為「三獻」。《續漢書志·第二·百官志二》：「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郊祀之事掌三獻。」

祭祖大典是古老封建、與祖先有高度互動的儀式。互動首見於「初獻禮」，初獻酒完成時，祝位執事跪向神龕讀祝，代表主祭孫向祖先報告：「某年某月某日，主祭孫○○、陪祭孫○○、○○…等與在場族人，已準備妥當各項牲禮，來向列祖列宗神位之靈祭拜…。」（圖29左）

祖先的回應則見於主祭孫第三次向祖先獻酒完成「終獻」時，「司嘏」執事站立、面向族人宣讀嘏辭（圖29右），意思是「祖先向所有族人，祝福每個人都有孝順的子孫與永久的長壽…。」以回應子孫祭祀、不忘本的孝心，這是儀式中最特殊的地方³⁶。讀畢，主祭孫向祖先「獻帛³⁷」；祖先再以原先獻給祖先的酒與祭品賜與子孫同享，由主祭孫代表接受，這是程序中的「飲福酒」與「酢福胙」。觀禮者這時候可以看到主祭孫將酒杯（爵）與祭肉（稱為福肉）放到嘴邊，象徵主祭孫代表族人接受；之後，所有族人面向燎所「望燎」，由禮生將「祝文」與「帛」焚化送達祖先³⁸，祭祖儀式到此就接近尾聲了。祭典禮成之後，等候在廟裡與廟外的族人，不分男女老幼，排隊等候行跪拜禮崇祀祖先（圖30）。



圖30：禮成之後，子孫排隊等候行跪拜禮（2002冬至祭祖，鄭炯輝攝影）

結語、新竹北門鄭氏家族的驕傲

因為鄭用錫，新竹北門鄭氏家族擁有「家廟」當然是件光榮的事情。然而，鄭氏家族最以為自豪的不是家廟硬體本身，而是族人內在自發地對於祖先的崇敬與其彰顯出來的向心力。引用父親家書「大約是民國83或84年的事情，發現有一對年輕男女在廟埕徘徊，一直往家廟裡頭探。詢問之後才知道男

36 一般三獻禮（祭神、祭孔）享祀者在典禮儀式期間享用祭品，沒有類似「司嘏」由享祀者祝福崇祀者的程序（吃飽不理、求神不應）。

37 帛是絲織品的總稱，可為帛書用來記載文字；亦可為玉帛—玉器和絲織品，都是古代名貴的物品，用為諸侯朝聘或嫁娶行聘、祭祀的物品。

38 古時藉由焚燒實物，希望祖先能夠收到供奉的祭品。

生是芬蘭人，女生是我們鄭家人（名字與房派都忘了）。兩人已經結婚，都在美國深造獲得學位後，準備回芬蘭途中。女生說是因為深怕回到地球另一端的芬蘭之後，就沒有機會再回到台灣新竹來，所以捨近求遠，選擇東向橫跨太平洋回到新竹家廟。太感人了！立即開廟門，鳴『祭祀之鼓³⁹』，請他們自行上香向祖先報告。」

父親又書「近十幾年來，很多男女族人遠從宜蘭、花蓮、斗六、高雄，甚至從遙遠的日本、新加坡、美國、歐洲各地趕回來參加春冬二祭的祭祖典禮。廟裡、廟外數百位男女老幼族人，忍耐等候典禮完成之後，入廟跪拜祖先。這些千里迢迢從遠地，甚至坐飛機從世界各地回來的族人，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行一個不到1分鐘的跪拜，這些是鄭家自豪的事情。」

本文定稿感謝張德南老師多次商討指正，特此致謝。

承蒙 莊萬壽教授、宗兄欽仁教授來信指正與父親華生教授平日指導，一併致謝。

39 家廟祭祖時，擊鼓依功能分為「通鼓」與「祭祀之鼓（祭鼓）」兩種。「通鼓」是為了招集族人；「祭祀之鼓」用於祭祀時。兩者都是四段鼓，下接「平鼓」、「散鼓」與「收鼓」等三段鼓。祭祀之鼓為「鼓四擊（短、重）—暫止」數次，後接「平鼓」、「散鼓」與「收鼓」。擊鼓的族人需選擇熟習節奏者，否則就只有鼓聲，分不清是第幾通鼓或是代表祭祀的祭祀之鼓。

《漳浦營裡鄭氏族譜》、鄭惠聰文…等均以電子書形式留存新竹市文化局文化資產課。

本文刊載的相片：東坑社相片由領隊涂夢龍先生拍攝贈送、圖2摘自《漳浦鄭氏會刊》、圖23由鄭博元先生攝影贈送、圖24係張子唐先生提供贈送，一併致謝。

團員：

利源：華生（邦）、炯輝（建）

文瑞：聰明（功）、渭津（功）、紹鎰（紹）

文超：根旺（武）夫婦

吉利：嘉武（武）

永承：枝田（建）夫婦、啟宗（武）、武煒（武）夫婦

恆升：秩宗（建）夫婦、建明（建）夫婦

頂恆升：寶琴（武）

鄭麗華

文責由作者鄭炯輝自負與其他團員無關。